第一编

综　论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一章　生态环境

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有密切的关系。元朝疆域内，按照居民的主要经济和生活方式,可以划分为牧业经济、农业经济和狩猎渔业经济三种区域。各区域的生态环境不同。

第一节　经济区域的划分

公元 1206 年,出身于蒙古乞颜部的成吉思汗统一漠北草原各部,建立了大蒙古国。成吉思汗及其后继者窝阔台汗、贵由汗、蒙哥汗东征西讨,扩大了蒙古国的疆域。1260 年,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即位,效行“汉法”,按照中原王朝传统的统治模式确立了行政管理等系统。1271 年,忽必烈将国号改为“大元”。1279 年，忽必烈灭南宋统一全国，随后又对行政机构、军事组织、财政赋税等进行调整,加强了对全国的控制和管理。忽必烈于 1294 年去世,后继者有成宗、武宗、仁宗、英宗、泰定帝、天顺帝、明宗、文宗、宁宗、顺帝诸帝。1368 年,顺帝率众逃出首都大都(今北京市),重返草原,明军随即占领大都,元朝的统治崩溃。从 1206 年到 1368 年的 160 余年内,尤

其是从 1260 年至 1368 年的 100 余年中，在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碰撞和交融中，出自游牧民族的统治者采取的各项政策，左右着在不同经济形态下生活的各族人民，营造了与前代有别的经济形势和生活内容。

按照元朝人的自述，自南宋灭亡之后“四海混一”；“若夫北庭、回纥之部，白𩕳、高丽之族，吐蕃、河西之疆，天竺、大理之境，蜂屯蚁聚，俯伏内向，何可胜数。自古有国家者，未若我朝之盛大者矣”。① 元朝的疆域“北越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东南所至不下汉、唐，而西北则过之”，② 除了今天中国的疆土外，还包括今蒙古国全境和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及泰国、缅甸北部的一些地方，面积大致相当于今天中国疆土的两倍。

为了有效地管理如此广袤的国土，元朝统治者以行省作为行政区划单位“分天下为十一省，以山东西、河北之地为腹里，隶都省，余则行中书省治之”。③“腹里”即内地的意思，专指中书省直辖地区，辖境包括今山东、山西、河北三省及内蒙古自治区大部分地区。先后设置的行中书省（简称行省或省）有以下 10 个：

辽阳等处行中书省，省治辽阳（今属辽宁省），辖境包括今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及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地区。

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省治汴梁（今河南省开封市），辖境包括今河南省及湖北、安徽、江苏三省的长江以北地区。

① 《经世大典序录·帝号》，《国朝文类》卷 40。
② 《元史》卷 58《地理志一》。
③ 《经世大典序录·都邑》，《国朝文类》卷 40。

陕西等处行中书省,省治京兆(今陕西省西安市),辖境包括今陕西省及内蒙古自治区、甘肃省部分地区。

四川等处行中书省,省治成都,辖境包括今四川省、重庆市大部及陕西、湖南两省部分地区。

甘肃等处行中书省,省治甘州(今甘肃省张掖市),辖境包括今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及内蒙古自治区部分地区。

云南等处行中书省,省治中庆(今云南省昆明市),辖境包括今云南省全境和四川、广西两省部分地区,以及泰国、缅甸北部的一些地方。

江浙等处行中书省,省治杭州,辖境包括今浙江、福建两省和江苏省南部地区,以及江西省部分地区。

江西等处行中书省,省治龙兴(今江西省南昌市),辖境包括今江西省大部和广东省、海南省。

湖广等处行中书省,省治鄂州(今湖北省武汉市),辖境包括今湖南、贵州、广西三省大部分地区及湖北省南部地区。

岭北等处行中书省,省治和林(后改名和宁,今蒙古国后杭爱省厄尔得尼召北),辖境包括今蒙古国全境,中国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部分地区以及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

除了上述 10 个行政区划外,元朝还在中央设置宣政院,直接管辖包括今西藏自治区全境及四川、青海部分地区的"吐蕃地区",作为与行省平级的行政区划。

按照居民的主要经济生活方式,元朝的疆土可以划分成农业经济、牧业经济和狩猎经济三种区域。农业经济区域的面积约占全国疆土面积的三分之二,包括中原、江南、陕川、辽东、云南、吐蕃等地区。牧业经济区域约占全国疆土面积的六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分之一,主要集中在漠北和漠南,即中书省北部和岭北行省南部地区。狩猎经济区域约占元代疆土的六分之一，主要是岭北行省和辽阳行省北部的森林地区；云南等地也有一些森林地区,属于狩猎经济区的范围。除了农业、牧业、狩猎业之外，元代还有一部分居民主要从事或兼营渔业。中国大陆东南的海洋和大陆上的江河湖泊，便是渔业活动的场所。

中原农业经济区与草原游牧经济区的分界线是很明显的,就是横断漠南草原南端的燕山山脉。由中原北上,穿山越岭"登高南望,俯视太行诸山,晴岚可爱,北顾但寒烟衰草,中原之风自此隔绝矣",① 出峡谷则入平陆"始见毳幕毡车,逐水草畜牧而已,非复中原之风土也"。② 这是一条自秦汉以降早已形成的传统分界线。蒙古人对农业区和牧业区的区分是很清楚的,尽管有人曾建议"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③ 但作为游牧民族一份子的统治者采取的是基本维持农业区与牧业区传统分界线的做法，并没有将牧业区无限制地延伸到农业区。

农业区内，也有两条明显的分界线。中原麦作区与江南稻作区的分界线是淮河与秦岭。淮河与秦岭既是中国暖温带地区与亚热带地区的自然分界线，也是南宋与金朝对峙的边界,在淮河与秦岭南北居住的虽然都是汉族,但是经济生活和社会风俗已有明显的差异。南岭是中国亚热带地区与热带地区的分界线,突出的标志是大庾岭上的同一梅花树,南北枝开

①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见王国维笺证:《蒙古史料四种》。
②张德辉:《纪行》,载王恽:《秋涧先生大全集》卷 100。
③ 《元史》卷 149《耶律楚材传》。

花的时间不同，从汉代以来对此已有所认识，元人承袭前说，亦明确指出“大庾岭，又名东岭，白氏六帖云‘大庾岭上梅，南枝落，北枝开’”。① 岭南的气候“四时常是夏，一雨便成秋”，不但物产与南岭以北地区有明显的不同，民族成分也复杂得多，汉族与少数民族杂居，所以元人依然称“五岭之南，人杂夷僚”。② 就元代经济区域划分而言，这两条自然分界线显然是不容忽视的。

第二节　农业区的自然生态环境

中原地区(中书省辖地南部、河南行省辖地北部)原有比较发达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但是在蒙金、宋元战争中受到了严重的破坏。蒙金战争爆发之后“两河山东数千里，人民杀戮几尽，金帛子女、牛马牲畜皆席卷而去，房庐焚毁，城郭丘墟”；③ 元、宋对峙多年，战后两淮地区人烟断绝“荒城残堡，蔓草颓垣，狐狸啸聚其间”。④ 为恢复中原地区的经济，元朝统治者采取了劝课农桑、兴办屯田、开渠浚河、整顿户籍、重振城市、安置流民等一系列措施。这些措施的推行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到元朝中期，中原的多数地方已经是“烟火相望，桑

① 《元一统志》卷 9《江西行省·南雄路》。赵万里辑本，中华书局 1966 年版。

② 《元一统志》卷 9《江西行省·广州路》。

③ 《两朝纲目备要》卷 14，宁宗嘉定七年七月乙亥“金人告迁于南京”条。

④ 陆文圭：《故武德将军吴侯墓志铭》，《墙东类稿》卷 12。

麻被野 ”和‘ 丛蓁灌莽尽化膏沃 ’的景象了。① 在水利灌溉条件较好的地方,如山西平阳“ 田凡一岁三艺而三熟,少施以粪力,恒可以不竭 引汾水而灌,岁可以无旱 ”,上等土地‘ 亩可以食一人 ”。② 但也有不少地方“ 土不加粪,耕不以时,耙不破块,种每后期,谷麦种子不精粹成熟,不锄不耘 ”,生产技术落后,耕作粗放,产量较低,一般每亩田收成为三至五斗“ 每斗得米五升,半为糠秕 ”。③ 中原农业生产的水平，自唐朝后期开始落后于江南地区，元朝时期依然保持着这种格局。

江南地区(江浙、江西、湖广三行省辖地)的经济在战争中受破坏较少,恢复得很快,加之原来农业生产水平已高于其他地区,所以成为元代主要的粮食产区。长江以北,淮河、汉水以南地区(河南行省辖境南部),虽然在战争中农业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但到了元朝中期经济发展水平已基本与江南地区持平。当然地区差异还是有的，江南地区的三个行省比较起来,江浙行省农业最为发达,江西次之,湖广又次之。在江南的少数民族居住区域,农业生产往往十分落后,如畲、汉杂居的汀州地区“ 山多田少,土瘠民贫 ”“ 民产薄,故啬用 ”④ 再如广州,虽然‘ 山海皆有田,山田用力如中州田,潮汐一再至,不烦灌溉 ”,但有‘ 一种蛮僚,多居山阿,刀耕火耨,不输赋调 ”。⑤ 苗、徭、仡佬等民族杂居的思州,也是‘ 山箐险恶,则芟

①李术鲁翀:《知许州刘侯爱民碑》,《国朝文类》卷 17。
②余阙:《梯云庄记》,《青阳集》卷 3。
③胡祗遹:《论农桑水利》,《紫山大全集》卷 22。
④ 《元一统志》卷 8《福建行省·汀州路》。
⑤ 《元一统志》卷 9《江西行省·广州路》。

林布种,俗谓之刀耕火种'。①

陕西、四川以及甘肃等地的农业经济也经历了由破坏到恢复的过程。虽然关中等地的农业生产水平较高，恢复也较快,但其他地方多数是'地瘠民贫'"'地旷而人稀",农业经济的整体水平大大低于中原地区。

辽东、云南和吐蕃地区,原来农业不很发达,元代时期农业都有所发展。尤其是云南"'山清水秀,田地膏腴",多处可以见到'居民凑集,禾麻蔽野'的景象";② 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依然有不少'山田薄少,刀耕火种'的地方。③

元朝的税粮征收情况亦可以说明各地农业生产水平的差异。元中期每年征收的税粮为 1200 万石左右,来自江南的近 650 万石,占 53.5% ,而江浙行省一省即为 450 万石,江西行省 115 万石,湖广行省 84 万石 来自中原的税粮 486 万石,占 40.5%,其中腹里 227 万石,河南行省 259 万石；其他地区的税粮总计只有 73 万石，仅占全国税粮的 6% ,其中云南行省最多,为 27 万石,陕西行省 22 万石,四川行省 11 万石,辽阳行省和甘肃行省最少,仅有 7 万石和 6 万石。④

各地种植的粮食作物不同,中原、辽东、陕川等地主要种植麦和粟,麦又分大麦、小麦,以小麦为主,有的地区种植少量水稻。江南、云南主要种植水稻和旱稻,山区、旱地亦种植小麦和大麦。

① 《元一统志》卷 10《湖广行省·思州军民安抚司》。
② 郭松年:《大理行纪》。《奇晋斋丛书》本。
③李京:《云南志略》。《说郛》本。
④ 《元史》卷 93《食货志一·税粮》。

农耕地区的蔬菜种类很多,北方常见菜有白菜、蔓青(大头菜)、赤根(菠菜)、葫芦、王瓜、青瓜(蛇皮瓜)、冬瓜、黄瓜、萝卜、藿(天青葵)、茄子、韭、韭黄、葱、回回葱等。南方蔬菜品种齐全,除了上述菜外,还有笋、芥、莴苣、茼蒿、芸苔、香菜、紫菜、苦葵等。有的菜是新从西域引进栽培的,如回回葱"寻麻林最多(该地是西域阿儿浑人的聚居地),其状如匾蒜,层叠若水精葱,甚雅,味如葱等,腌藏生食俱佳"。除了这些'家园种莳之蔬'外,还有山药、苦菜、山葱、山韭等野生植物,亦可以采食。①

农耕地区果园很多,出产各种水果。受气候条件和地理环境的影响,水果的生产在各地亦不相同。中原、辽东盛产葡萄、西瓜、甜瓜、梨、杏、核桃、柿、樱桃、桃、石榴等水果;江南则盛产荔枝、龙眼、柑子、柚子、蕉子、人面子、菠萝蜜、橄榄、椰子等水果;云南出产木瓜、胡桃、李、桃等水果。有的瓜果,经过栽种技术的传播,已经能在各地生长结果。以西瓜为例,原来只在北方培植,元朝时期在江南的广州地区亦能出产"广州自至元归附后,方有此种。其实圆碧而外坚,其子有三色:黄、红、黑。北客云:瓜凉可止烦渴,过食不为害。其仁甘温。今岭南在在有之,遂为土产"。②

栽种桑树,养蚕缫丝,是农业经济区内极其普遍的家庭副业。"勤农桑而俭衣食";"人知重本,勤于耕织",是人们经常提到的风俗。棉花栽种技术已在江南普及,并传向北方的两

① 《析津志辑佚》《物产》,第 225～226、231～232 页。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3年版。

②陈大震:《大德南海志》卷 6《物产》。

淮等地区。河南则大量种植麻,部分地区开始种植苎麻,沤麻织布也已成为重要的家庭副业。①

手工业和商业,在农耕地区早已比较发达,元代则更有所发展。冶炼业和制造业以及瓷窑、盐场、纸坊等生产的产品,由商人贩往全国各地,为人们采购基本生活用品提供了便利的条件。星罗棋布的大小城市,既是手工业产品的重要产地,也是各种商品的集散地,在调节经济生活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

马、骡、驴、牛、羊、猪、鸡、鸭、鹅、犬、猫,是农业区内普遍饲养的家畜。世人的肉食需求,离不开家畜饲养的保障。马、骡、驴、牛在生产和交通运输中,亦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水灾、旱灾、虫灾和地震,是影响农业区居民生活的主要灾害,在元代都曾频繁发生,中原和陕西地区受害最重。尤其是黄河,平均四个月决溢一次,为害甚大。元末虽曾对黄河进行大规模治理,但只解决了部分问题。② 因各种自然灾害而出现的大量饥民、流民,始终是困扰政府的严重问题,亦给社会带来了种种不安定因素。③

①马祖常:《淮南田歌十首》,《石田集》卷 5。王祯:《农书》《农器图谱集卷十九·木棉序》,《农桑辑要》卷 2,《论苎麻木棉》。

② 详见邱树森:《元代河患与贾鲁治河》,《元史论丛》第 3 辑。

③详见陈高华:《元代的流民问题》,《元史论丛》第 4 辑。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三节　牧业区的自然生态环境

牧业经济区域内既有水草茂盛的辽阔草原，也有不毛之地的沙漠和荒无人烟的旷野。多数地区地势平缓，平均海拔在 1000 米之上；“四望平旷，荒芜际天，间有远山，初若崇峻，近前则坡阜而已”；[①] 如果由南向北行进，始终给人以上坡的感觉。亘于岭北行省南部的大漠（戈壁，当时亦称为大沙陀），是漠北、漠南两地区的天然分界线。大漠的地表主要是粗砂、砾石，“无块石寸壤，远而望之，若冈陵丘阜，然既至则皆积沙也”。[②] 斡儿寒河（今鄂尔浑河）、土兀剌河（今土拉河）流域和杭海岭（今杭爱山）之间的广阔草原，是漠北地区的中心区域，也是天然形成的极好牧场。蒙古国时期的都城哈剌和林就建在这一区域内。东面的斡难河（今鄂嫩河）、怯绿连河（今克鲁伦河）、不儿罕山（今肯特山）之地及捕鱼儿海（今贝尔湖）周围，西面的按台山（今阿尔泰山）山区和薛良格河（今色楞格河）中下游，也都有广阔的草原牧场。

滦河上游的平缓草原，是漠南地区的中区地域，元代的陪都上都就建在这一地域内。东面的辽河（今西辽河）流域和西面的天山（今阴山）南北，都有辽阔的草原。

属于大陆性温带草原气候的牧业经济地区，冬季漫长、寒

①彭大雅、徐霆：《黑鞑事略》。见王国维笺证：《蒙古史料四种》。

②张德辉：《纪行》，载王恽：《秋涧先生大全集》卷 100.

冷，在草原上经常可以看到因极度寒冷而冻掉脚趾或手指的人，有的人甚至被冻死。冬季下雪不多，间或有持续几天的暴风雪。通常风力较弱，入四月后，风力加强，常刮起寒冷刺骨的飓风，“这种飓风是如此猛烈，因此有的时候人们须付出巨大努力才能骑上马背”。由于漫天飞砂，使人们难以看清周围的东西，甚至不得不趴在地上躲避风势。① 短暂多风的春季之后，有两至三个月的夏季。夏季昼夜温差很大，无霜期甚短；“六月亦冰霜”，七月的早晨也很凉，时而给人以“手足俱冻”的感觉。仲夏时分，草地常有凶猛的雷击和闪电，并经常下雨，但降水量往往不大，“有时甚至连尘土和草根都没有润湿”。由于冷空气的作用；“凡遇雨多雹”，有的冰雹大如鸡卵。秋季时间也很短促，大多数地区气候温和，刮风较少，秋高气爽，乃是游牧民外出活动的良好季节。草原上的降雪，四季都可能发生，不但“四月、八月常雪”；“常年五、六月有雪”。

漠北、漠南的“原隰之地，无复寸木，四望惟白云黄草”；“其产野草，四月始青，六月始茂，八月又枯”。穿越草原的河流；“夹岸多丛柳”，高柳常被牧民取来制造庐帐的支架。草原的山、丘之地；“濒水则青杨丛柳”；“平地则松桦杂木”。山阴处“多松林”；“松栝森森，干云蔽日，多生山阴涧道间，山阳极少”，有的松树高达 10 余丈。在峭壁之间，有时可见到三、四尺高的“大葱”。大漠之中；“所宜之木，榆、柳而已，又皆樗散而丛生”；“其碛有矮榆，大者合抱，东北行千里外，无沙处绝无

① 约翰·普兰诺·加宾尼：《蒙古史》，载道森编《出使蒙古记》，吕浦、周良霄汉译本，第 1～89页

树木”。[①]

草原上的野生动物很多，有人列举了可被当地居民猎食的动物有八种，“曰兔，曰鹿，曰野彘，曰黄鼠，曰顽羊，曰黄羊，曰野马，曰河源之鱼”。[②] 按照当时到过草原的西方传教士的说法，草原的兔子“长着长尾巴，像猫一般，尾巴尖端长着黑色和白色的毛”，数量不是很多。鹿和野猪较少见到，但围猎时能够捕到。老鼠很多，且有许多种类，游牧民不吃长尾巴老鼠，只吃睡鼠和各种长着短尾巴的老鼠，尤其是土拨鼠，夏季遍布于整个大草原，冬季二、三十成群聚在一个地洞内，冬眠达六个月之久，是牧民捕捉的主要鼠类；顽羊即羱羊，身躯像公羊，有硕大弯曲的双角。野马即野驴，很像骡子，跑得极快，往往在围猎时才能被捕获。除了这些草食动物外，草原上还有狼、熊、狐狸、豹等食肉动物。[③] 在河流和“海子”（湖泊）中，往往有“长可三、四尺”的大鱼，水流湍急处“春、夏及秋捕之皆不能得，至冬可凿冰而捕也”。河流及海子也是飞禽的聚集地，天鹅和鹤是人们经常猎取的对象。鹤有黑、白、花、灰等种类。在草原边缘的山谷以及元代皇帝的御花园内，人工饲养着大群的鹧鸪、鹌鹑和各种鸟雀。

漠北、漠南的草原“地丰水草”，人工牧养的牲畜有牛、马、犬、羊和橐驼。在草原地区生活的牧民，以“逐水草放牧”为主要经济活动“大率遇夏则就高寒之地，至冬则趋阳暖薪木易得之处以避之，过以往则今日行而明日留，逐水草便畜牧

① 《黑鞑事略》。《长春真人西游记》。张德辉：《纪行》。

② 《黑鞑事略》。

③ 《鲁不鲁乞东游记》，载《出使蒙古记》，第 105～257 页。

而已”。夏季迁到山地,气候凉爽,既有充裕的水草,又可以避免马蝇和其他吸血的害虫侵扰畜群。冬季迁牧于比较温暖的草甸，自然是为了减轻严寒给畜群带来的危害。牧民们平时不断更换牧场,是因为“任何一块草甸的草料都不能够永远满足那么大群的牲畜的饲养需要”。羊和马是游牧经济的主要标志，也是草原生活必不可缺的生活资源。草原上的游牧民，“有一马必有六、七羊,谓如有百马者,必有六、七百羊群也”;“人以孳畜多寡为贫富”。① 粗放自由的游牧生活，往往给来自中原、西域乃至欧洲的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除了从事牧放牲畜外，牧民们还经常进行狩猎活动。狩猎既具有经济意义,猎获物可以作为食物的重要补充;又具有军事意义,通过大型围猎活动训练战士,使牧民熟悉弓马,培养吃苦耐劳的精神。

在游牧经济区，原来很少有耕种的土地。蒙古建国之后，“掠中国之人为奴婢,必米食而后饱”。② 来自中原的人往往在水源充足的草原开辟小片耕地“;居人多事耕稼,悉引水灌之,间亦有蔬浦”。③ 入元之后,政府也在漠北、漠南有计划地开辟屯田，在游牧经济区的某些地区，出现了“入夏始种粟、黍”“;俗亦饲牛力穑,粟、麦不外求而力赡’的情况。④ 粟、黍和麦是草原农业的主要产品。从当时身历漠南草原的汉人文

① 《黑鞑事略》。《长春真人西游记》。张德辉:《纪行》。

②彭大雅、徐霆:《蒙鞑备录》。见王国维笺证:《蒙古史料四种》。

③张德辉:《纪行》。

④ 《元史》卷 136《拜住传》。周伯琦:《扈从集》。

士留下的“荞麦花深野韭肥”① 以及“荞麦花开草木枯”② 的诗句，我们可以知道当时种植的麦主要是荞麦。

蒙古国时期在漠北建立了哈剌和林城，作为都城。忽必烈即位后，把他在漠南修建的开平城改为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东北），作为陪都，和林后来则成为岭北行省的治所。此外，在牧业区内还出现了称海等城市。草原都市的兴起，使商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原来草原上盛行比较简单的贸易形式，“大率鞑人止欲苎丝、铁鼎、色木，动使不过衣食之需；汉人及回回等贩入草地，鞑人以羊马博易之”。③ 入元之后，“自谷粟布帛以至纤靡奇异之物，皆自远至。宫府需用百端而吏得以取具无阙者，则商贾之资也”。④

影响草原地区游牧经济生活的自然灾害，主要是暴风雪和旱灾。如定宗贵由汗三年（1248 年）大旱，“河水尽涸，野草自焚，牛马十死八九，人不聊生”；⑤ 仁宗延祐四年（1317 年），“朔漠大风雪，羊马牲畜尽死，人民流散”；“蒙古诸部困乏，往往鬻子女于民家为婢仆”。⑥ 这是两次危害巨大的灾难。因短期暴风雪冻死大批牲畜，在草原上经常可以看到。政府虽然有一些救灾措施，但往往无力阻止丧失生产资料的“饥民”流出草原，“就食”于农耕地区。

①贡师泰：《和胡士泰滦阳纳钵即事韵》，《玩斋集》卷 5.

② 胡助：《宿牛群头》，《纯白斋类稿》卷 14.

③许有壬：《怯烈公神道碑铭》，《圭塘小稿》卷 10.

④虞集：《贺丞相墓志铭》，《道园学古录》卷 18.

⑤ 《元史》卷 2《定宗纪》.

⑥ 《元史》卷 26《仁宗纪三》，卷 136《拜住传》。

第四节　渔猎区的自然生态环境

西起也儿的石河(今额尔齐斯河),东至海,是连亘不断的森林地带。多山地、丘陵，气候寒冷多雪，是森林地区的共同特征。东部森林区（辽阳行省北部及中书省东北部分）受海洋影响，气候条件要好一点。

鹿、鹰(海东青)、貂鼠、青鼠以及所谓山牛、山绵羊、岩羚等动物，是森林居民的主要捕猎对象。“无市井城郭，逐水草而居,以射猎为业”,是他们的基本生活方式。“他们认为,如果人们住在城镇、州郡里和平原上，那就是处于沉重的痛苦之中”;他们视牧羊为一大恶习,以至于父母骂女儿时,只消说：‘我们把你嫁给一个让你去放羊的人!’她就会悲伤透顶,甚至悲伤得上吊”。在深山密林中“土地旷阔,人民散居”,多数人坚守旧俗,一直住在森林中“从不走出森林”。①

对捕猎到的动物，有一些要留下来驯化，为今后生活提供便利。不同地区的不同民族，驯化的动物不同。如住在大泽(今贝加尔湖)两侧和北山(今外兴安岭)的居民,以鹿作为主要驯化对象；大泽西边的森林兀良哈人，则驯养山牛、山绵羊和岩羚,供他们挤乳、食用和驮载物品;而混同江(今黑龙江)等地的居民,则主要驯养狗,有的还‘养马弋猎为生”。但各地

① 拉施特：《史集》,余大钧、周建奇汉译本,第 1 卷第 1 分册,第 202～204 页。《元史》卷 59《地理志二》。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